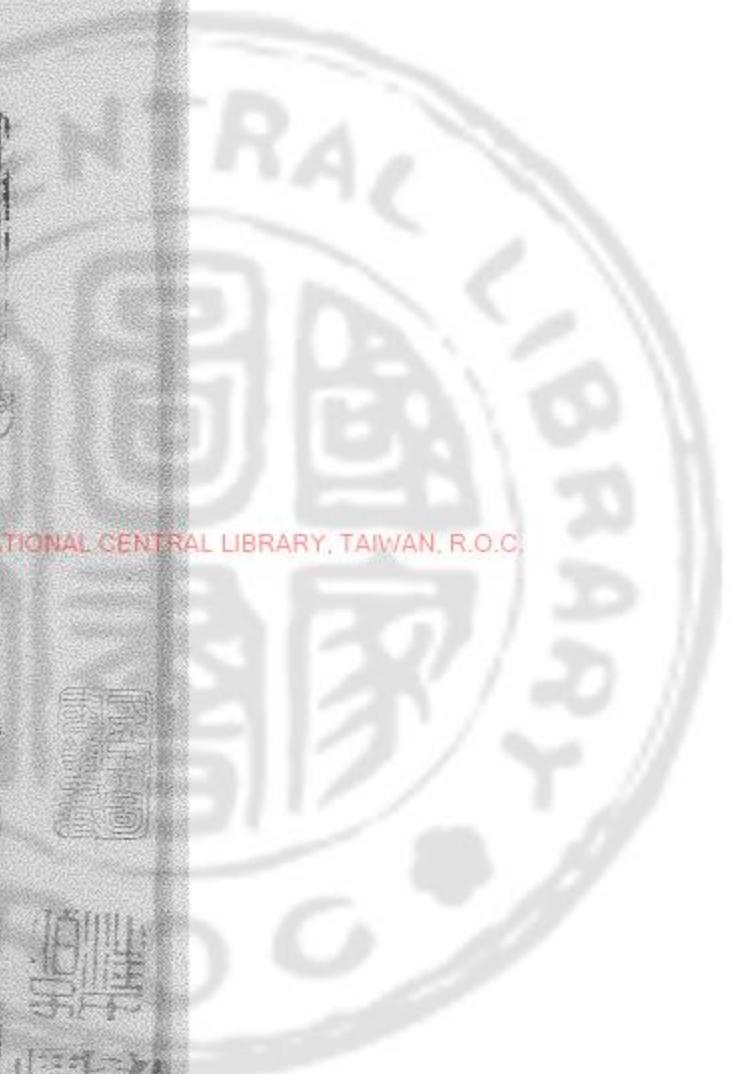


煬帝海山記

說纂四

逸事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
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
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
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
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
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
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



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
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
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
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
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
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
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
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

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竝坐左
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
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
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
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
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

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
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
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
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
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
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
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
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

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
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
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
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
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
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
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
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
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
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闕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
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
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
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
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

枝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
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
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
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
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
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
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

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
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
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
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
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
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
人清唱謾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
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

群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
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
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
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遶
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
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

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
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
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
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
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
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
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
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

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
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
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旣坐後主曰
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
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
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
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
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

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
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
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
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
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
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
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
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

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
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
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
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
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
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
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

言身之集
不列帝法言
八書院
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
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
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
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
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
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
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
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

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
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
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
金麟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
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
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
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
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

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

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

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

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
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群臣議
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
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
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
召太史令袁克問曰一象如何克伏地泣
涕曰星文大惡賊星直帝座甚急恐禍起
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

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
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
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
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
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
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
言言卽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
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

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
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
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
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
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
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
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
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

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
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
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
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
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
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
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
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

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
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
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
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
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
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
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

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
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
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
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
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
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
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
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

決刺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

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馱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馱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

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
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
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
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
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
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戡
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
亂兵所殺

海山記終